

## 第一章

她一邊摸著自己的臉，一邊看著鏡子裡的人做著同樣的動作，接著她打開水龍頭，低下頭，毫不畏懼冬天刺骨的寒意，用雙手盛接冰水，面無表情地將水一次又一次的往臉上潑。

如果這樣的寒冷能夠讓她清醒過來就好了，說不定清醒之後，她還是那個超級業務員丁小瑜，而不是一本破書裡一直當女配角的丁小瑜。

只是當她再抬起頭看向鏡子的時候，長相依舊沒有任何改變，頂多因為潑了太久的冷水而臉色有點發青。

這下子丁小瑜終於死心了，她表情冷靜的抽起掛在一旁架子上的毛巾，擦去臉上的水珠，而後步出她已經待了許久的洗手間，回到房間裡，來到那大得不像話的衣櫥前，打算換一件能夠出門的衣服，好好冷靜一下。

當她拉開衣櫥門，瞬間覺得喉嚨像是被一口熱血給噎住了，她幾乎要喘不過氣來，還有種想狠狠把門甩上的衝動。

誰來告訴她裡面那一堆粉色系列的東西是什麼！

如果她沒記錯，這個丁小瑜都已經大學畢業了吧，怎麼衣櫥裡面還一堆粉色系的衣服？而且一眼望去紗裙就有好幾件，還有連身裙、花苞裙和不少蕾絲裙，看起來真是純……不，應該是蠢得可以。

最後，她耐著性子挑了一件乳白色的寬鬆針織衫，搭上一條被壓在角落的牛仔褲，然後厭惡的關上衣櫥門，打算等等讓人來把這些東西給打包弄走，她還得趕緊去買一些能夠穿出門的衣物。

換好了衣服，她坐到梳妝檯前，看著桌上一堆化妝品和保養品，又看到旁邊相框裡的照片，忍不住搖頭。

難怪這個丁小瑜只能夠當萬年配角，明明長得一副勾人樣，偏偏要打扮成清純可憐無辜的少女，又硬要把一頭好看的烏黑長髮剪了個娃娃頭的髮型，真是不倫不類。

她嘆了口氣，挑了幾罐保養品還有化妝品，熟練的往臉上抹，最後拿了髮圈將一頭長髮紮成丸子頭，又拎了個手提包後才滿意的準備出門。

她一打開房門，剛剛一直隱隱約約傳來的爭執聲瞬間直灌進她的耳朵裡，讓她忍不住皺起了眉頭。

「妳夠了沒有！就說了根本沒有這回事，什麼照片的都只是應酬而已，妳幹麼像個神經病一樣一直拿這件事跟我吵？」

「丁子帆，你有沒有良心啊？你在外面跟別的女人勾搭，還被拍了照，我居然連問都不能問？我不過就是要你給一個交代而已，我難道有錯嗎？」

「妳夠了沒！到底要我說幾次，我……」

這就是那本破書裡的女主角和渣大哥吧！

丁小瑜冷著臉想著，腳步不停，幾步就下了樓梯，然後看見記憶裡的大哥和嫂子兩個人在客廳裡吵得不可開交，地上還落了一堆物品，也不知道是誰先動手的，家裡的幫傭都擠在廚房那裡，看起來是怕掃到颱風尾，沒人敢勸也沒人敢靠近。

要是跟這兩個人一點關係都沒有，就算這時候他們拿刀互捅，她也懶得多看一眼，只是剛剛她在樓上打理自己的時候，已經把那本《棄婦出頭天》的劇情給大概回憶了一遍。

開頭就是這對夫妻吵到要離婚，然後孫圓圓如同踩不死的野草，自立自強闖出新的一片天，還因此認識了男主角，一個黑白通吃的男人，兩個人攜手走向 Happy Ending，至於前夫一家，包括渣男和囂張的小姑就淪落到被清算的下場。

真是……一個醜小鴨變天鵝的勵志故事，但前提是醜小鴨變天鵝後，不要心懷怨恨把她順便也給整下水的話那就太好了。

丁小瑜搖搖頭，據原主的記憶，原主可能是連續熬夜太多天加上溫差大，不幸猝死——雖然她不知道自己出了車禍之後怎麼會穿越到這本書裡，也不知道原主身上怎麼會有這種意外，但是既然自己還能活著，就沒道理什麼都不做，只等著迎來最後淒慘的結局。

她在育幼院長大，一直是一個人打拚，嚴格說起來除了她在事業上的成就，在另一個世界並沒有什麼留戀的人事物，連隻寵物都沒有。

她沒有一定要回去——更別說有沒有回去的方法是未知數，就算有，她的身體搞不好都火化了，是要穿回去再死一次嗎？

所以了，只要能解決被砲灰的問題，在這個世界生活也沒有不可以。

既然已經下了決定，她自然不會放任這兩個人繼續吵下去，誰知道現在劇情到底發展到哪裡了，要是等她一回家，他們已經離了婚，那還談什麼挽救最後的結局呢？

想著，本來想直接往外走去的腳步突地一旋，轉往客廳，她走過去拉起孫圓圓的手，淺笑道：「嫂子，何必浪費力氣跟我哥這種渣男吵，跟我出去逛街吧！」

「逛……逛街？」孫圓圓頰邊還帶著淚痕，表情顯得驚愕。

丁子帆看著老是不按牌理出牌的妹妹，沒好氣的低斥，「妳又要做什麼？這是我們夫妻之間的事，用不著妳管，妳要出門就快去！」

丁小瑜原本笑咪咪的表情，在目光轉向他的瞬間變成了冷笑，她伸出空著的那隻手，手心朝上對著他。「男人多嘴最討厭了，把錢拿出來，我們要去逛街。」

他像隻炸了毛的貓，往後退了一步，高聲嚷嚷道：「妳自己不是也有錢，為什麼妳們去逛街還要我出錢？」

丁小瑜的一雙杏眸緊盯著他，略帶嘲諷的道：「如果我把你昨天又跟那些狐朋狗友一起去夜店玩的事情告訴爸媽，你覺得你以後還拿得到零用錢嗎？乖乖把錢掏出來，別讓我做得太狠喔，要不然一個大男人還被爸媽斷了經濟來源……嘖嘖！這張臉可就不好看了，對吧？」

如果是之前的丁小瑜一定不會說這種話，以前的丁小瑜雖然對於哥哥不是多親熱，但也絕對不會和嫂嫂站在同一陣線，因為就她看來，以嫂嫂的出身，配她哥算是高攀了，她是不至於在每次兩個人吵架的時候都加油添醋、煽風點火一番，但也絕對不會用挖苦自家老哥來讓兩人停止爭吵。

不過現在換成她這個丁小瑜，打斷兩個人的爭吵這種勞心力的事情自然該有人付

出代價，剛好她剛剛看了錢包，裡面已經沒什麼錢了，而印象中她的卡也快要刷爆了，所以伸手朝只會亂花錢的哥哥拿錢不是天經地義的嗎？

丁子帆哪甘心被妹妹勒索，但是他最近在公司又出了一點錯，正是要夾緊尾巴過日子時候，如果妹妹又去告狀，他的經濟來源真的很有可能就此中斷——妹妹出生的時候家裡的公司正值上升期，爸媽一直沒什麼時間照顧她，後來彷彿為了補償一樣，只要妹妹提出什麼要求，兩人沒有不答應的，對妹妹可謂百依百順，比如高中的時候吧，他也是要上學啊，可是他跟妹妹的學校在反方向，爸媽拍板定案司機只接送他妹，說妹妹可愛需要保護，他一個大男生要自立自強……總之他是真的怕這個家裡的小霸王。

一想到這裡，他氣悶的咬咬牙，最終還是拿出了皮夾，肉痛的道：「妳要多少額度的，不能太……喂！妳做什麼？」

丁小瑜毫不客氣的搶過他的皮夾，快速瞄了幾眼，俐落的抽出幾張證件扔給他，最後外加一張一千塊的鈔票。

「這些還給你，其他的我拿走了。」她是那麼一點小錢可以打發得了的嗎？更不用說她這次可是存著大採購的心，還問要什麼額度的卡？那也太汗辱她花錢的能力了，好嗎？

「妳……妳太過分了！丁小瑜，妳拿我那麼多錢要做什麼？回來！」丁子帆白淨的臉上先是錯愕，緊接著是憤怒。

丁小瑜才不理他，勾著還在發愣的孫圓圓的手，邊往門口走邊笑道：「嫂子我們走吧，他沒那個膽子搶我手上的東西。」

「呵呵……」孫圓圓乾笑幾聲，回頭看著真的不敢追過來的丈夫，突然覺得他也挺可憐的。

但只是不過幾分鐘的時間，她就發現最需要同情的是她自己，比起礙於某人的拳頭威力，被搶走皮夾只能跳腳的丈夫，她現在覺得自己才是更可憐的那一個。

「坐穩了。」丁小瑜戴上了墨鏡，隨口吩咐了一句。

孫圓圓才剛繫好安全帶，還沒反應過來，就看見丁小瑜幾個俐落的打檔動作，油門大力一踩，整輛跑車伴隨著轟隆的油門加壓聲快速衝了出去，然後方向盤流暢的一個繞圈，車子就用一種詭異的角度過彎。

「啊——」孫圓圓的淚水再次不爭氣的伴隨著尖叫聲滑落了。

為什麼沒有人告訴她，她這個小姑除了擅長用拳頭揍人外，還對飆車情有獨鍾啊？

孫圓圓覺得自己這輩子都沒坐過這麼驚心動魄的車，跑車停進百貨地下停車場時，她整個人像被榨乾，手還緊緊抓著安全帶。

她聲音發抖地說：「小瑜……我們、我們真的要逛街嗎？」

丁小瑜把墨鏡往頭頂一推，側頭看她一眼，理所當然地說：「對，逛到妳忘記妳是人妻。」

孫圓圓本能地想笑，心裡卻有一萬個疑問。

以前的小姑子不是這樣的，以前的丁小瑜看她的眼神總帶著一種優越感和嫌棄，像在看高攀的灰姑娘，可眼前這個小姑子像換了一個人。

「妳、妳到底想做什麼？」孫圓圓終於忍不住問，語氣小心翼翼。

丁小瑜把車鑰匙往手提包一丟，手肘靠在方向盤上，盯著孫圓圓看了兩秒，忽然嘆氣，「嫂子，我先問妳一個問題。」

孫圓圓心一緊，「嗯？」

「妳還想跟那個渣男過嗎？」丁小瑜說得毫不客氣。

孫圓圓傻眼了一秒才反應過來對方說的是丁子帆，愣愣地說：「妳怎麼那樣說妳哥？」

丁小瑜聳聳肩，「說他渣還是客氣了。」

孫圓圓還是愣愣的。

丁小瑜繼續問：「別管我對我哥的稱呼了，妳只要回答我，妳還想要繼續跟他過日子嗎？」

對方的臉色瞬間白了一下，嘴唇抿緊，半晌才低聲說：「我……我不知道。」

「不知道很正常。」丁小瑜點頭，語氣出奇地平靜，「妳要是馬上就回答我不想了，這表示半點感情都沒有了，但如果還能很確定要跟他過那更可怕，表示妳已經習慣被糟蹋。」

孫圓圓的眼眶一下就紅了，她慌忙別過臉，不想在小姑面前掉淚，可淚水偏偏不聽話。

丁小瑜沒安慰她，也沒遞紙巾，只是淡淡說：「我不站丁子帆那邊。」

孫圓圓猛地轉頭，像不敢相信自已聽見的。

「妳也太震驚了。」丁小瑜扯了扯嘴角，「我知道以前的我很惹人厭，妳一定覺得我今天是在演，有什麼奇奇怪怪的目的。」

孫圓圓嘴唇顫了顫，「我……我沒有……」

不是相信小姑不會，而是她身上沒有什麼好處可撈。

沒有跟她爭辯，丁小瑜很乾脆地說：「正常人都會這麼想，畢竟妳嫁進來這麼久，我們一家人沒有站在妳這邊過——就連我哥也漸漸變了。」

孫圓圓被戳到痛處，眼淚終於掉下來。

丁小瑜看著她哭，忽然覺得一陣煩躁。

不是對孫圓圓，是對這個故事的設定——把一個好好的人塞進一段爛婚姻，還逼她忍耐才能讓劇情顯得有挫折有高潮起伏。

這讓她到嘴邊的話轉了一個彎，「我不管妳最後要不要離婚，但有一件事妳要記住，妳是人，不是丁家的附屬品，也不是丁子帆的面子工程。」

孫圓圓抬手擦眼淚，聲音哽咽，「妳……妳為什麼……突然這樣？」

丁小瑜沉默了兩秒，挑選一個最不會暴露祕密的答案，「因為我看不下去。妳不知道，我昨天晚上又在聊天室裡被丘亦然嫌棄了，今天早上聽到你們吵架，我猛然察覺他們兩個半斤八兩，看了就討厭。」

頓了頓，丁小瑜還是把話轉回來，「但不一樣的是，妳跟我哥有過很認真甜蜜的

感情，所以我自己其實不希望你們衝動之下分開。」

孫圓圓怔怔看著她，第一次覺得這個小姑子不是來欺負她的，是把她從泥裡拉出來的人。

丁小瑜也看著她，試著辨認她的想法。

她主要是想確認孫圓圓的打算，確定離婚是不是已成定局——這攸關她要走哪個自救路線。

如果已經鐵了心要離，那她不好勉強，只能跟孫圓圓打好關係，藉此不被算帳；如果還想過日子，那她就會極力把孫圓圓跟丁子帆鎖死，不讓正牌男主角有插足扯上關係的機會，從根本扼殺男主角滅她全家的可能性。

至於丁子帆的意思，抱歉，從她得到的記憶來看，這人就是個情商欠缺的笨蛋，搞不清楚狀況，就不管他了。

知道她在等自己的回應，孫圓圓輕輕地說：「我……依然不知道，但我不想就這樣離開。」

「那好，我會幫妳。」丁小瑜把墨鏡重新戴上，推門下車，語氣又恢復那種欠揍的瀟灑，「走吧。今天不買到妳手軟，我就對不起我搶的錢。」

孫圓圓破涕為笑，終於點頭跟上，不只對婚姻生活重新有了一絲絲去改變的勇氣，她心裡那點對丁小瑜的疑心也在這一刻鬆動了。

第二天，丁子帆有些疲憊的打算隨便吃點早餐就去公司度過無聊的一天時，從樓上走下來的人影讓他差點沒拿穩手上的杯子，他愣愣的看著丁小瑜走到自己面前，把他的錢包塞到他手中。

「妳……妳怎麼像變了一個人似的？」要不是他的兩隻手都拿了東西，沒辦法揉眼睛，他真的很想要揉揉眼睛，看看自己是不是因為太累所以出現幻覺了。

眼前這個時尚嫵媚的女人，真的是他那個一直致力於裝成小白花的妹妹嗎？

丁小瑜嘴角輕勾，對於他震驚的眼神感到滿意，她輕巧的踩著高跟鞋轉了一圈，然後朝他眨了眨眼。「呵！還不錯吧？」

當然，這還要歸功於這本小說裡的基本設定和現代社會落差並不大，一些耳熟能詳的知名品牌都有，所以化妝品和保養品她都按照「前世」的習慣直接買一整套。至於衣服嘛，她則是先逛了百貨公司一圈，最後直接在幾家知名品牌的專櫃內掃貨，從裡到外、從頭到腳，能夠買的她都買了，一直緊繃的情緒終於稍微得到舒緩，現在才能夠滿臉笑容的出現在丁子帆面前。

「是不錯……」丁子帆由衷稱讚著，但是他的眼皮卻不斷抽動，尤其在看見她手裡拿的包包，還有身上的衣服好像是某大牌的經典款時，抽搐得更厲害了。

他們兄妹倆長得都不錯，就憑著她好幾年前為了暗戀對象丘亦然那傢伙，一直把自己打扮成完全不適合的清純可愛風，也還能把一堆長得還算不錯的女人比下去，就知道他絕對不是老王賣瓜了。

更不用說她現在這麼一打扮，一身呢子經典款風衣外套，裡面是千鳥格的修身連

衣裙，U形的裙襞下是特地搭配的保暖褲襪，不只讓她的身形看起來更加修長，走動間也透著一種勾人的風情。

她似乎還把長髮修短了些，髮尾也燙了有些慵懶自然的美人魚捲，臉上的妝容也從以往的刻意粉嫩色系直接換成自然的裸妝，徹底展現出她五官的精緻嫵媚，弱化了容易顯得俗豔的缺點。

丁子帆這樣一打量，更是覺得整顆心在一抽一抽的痛著。「妳到底花了我多少錢？」他咬著牙，已經開始想著自己的私房錢到底夠不夠付帳單了。

誰說富家子弟就能夠花錢如流水的，他們家也算小豪門了，但是經濟大權全都掌握在家長的手裡，他們也就是零用錢比別人多一點而已，但若是想要過著不把錢當錢的奢華生活，他只能說，除非董事長換他做，要不然還是作夢比較快。

「不多。」一提到錢，丁小瑜有點同情的看了他一眼，便往餐廳走去。

在看到桌上留給她的早餐後，她輕輕的皺了下眉頭，然後快速拿了一個盤子，把桌上的生菜還有水果挑了一盤，接著又倒了一杯豆漿，走到果汁機旁邊，將所有的東西都倒進去，開始打起她專屬的果菜汁，還不忘吩咐旁邊的幫傭，「以後早餐替我準備全麥吐司或是全麥麵包，包什麼料都可以，但最好是堅果類的，還有，每天早上都要用五蔬果加豆漿幫我打成果菜汁，對了，再加一顆水煮蛋好了。」丁子帆並未錯過她方才的眼神，突覺大事不妙，也顧不得要上班了，連忙追到餐廳裡。「妳給我說清楚，妳到底花了我多少錢？還有，妳又在發什麼神經，一大早幹麼吃這種像廚餘一樣的東西？」

丁小瑜輕輕勾了下嘴角，轉過頭面帶嘲諷的將他上下打量一番，淡淡地道：「我這是養生，我勸你也跟著做，免得被自己的女人抱怨連一個月都不見得來上一次，那可真是……太可憐了，嘖嘖！」

說完，她將打好的果菜汁倒進杯子裡，仰頭一飲而盡，隨即頭也不回的往外走，完全不管被她驚爆發言給完全嚇傻的丁子帆是怎樣的惡鬼神情，他那張還算英俊的臉都扭曲得不成樣子了。

反正從今天起，他受到的打擊只會越來越多，就從這一句話開始也不錯，再說，她是真的為他好，男人還不到三十歲就只剩一張嘴那怎麼行。

「丁小瑜！我要殺了妳！」丁子帆的怒吼聲充斥整間屋子。

丁小瑜俏皮的吐了吐舌頭，快步往屋外已經由傭人發動好的車子走去。

抬頭看看藍天，她終於開始感覺到某種重獲新生的愉悅感。

不管怎麼說，能夠擁有一段新的人生還是值得高興的，尤其是以刷爆渣男所有信用卡當做開始，感覺實在不能再更美妙了啊！

四和廣告公司是一間中等規模，完全靠著自家集團其他公司的照顧，勉強有點小獲利的廣告公司。

對公司裡的女性員工來說，其中一項福利大概就是小老闆的英俊容貌可以讓她們不時的洗洗眼睛，順便相信原來這世界上是真的有高富帥這樣的男人。

坐在一樓大廳櫃檯後方的兩名總機小姐，一看到小老闆英俊瀟灑的走進來，連忙堆起嬌笑，可是當她們看到他身邊那個嫵媚的女人時，笑意瞬間被驚愕所取代，嘴巴也不自覺張得大大的。

兩個人快速走過沒多久，兩名總機互看一眼，連忙上了公司群組，將自家小老闆帶了一個大美女一起上班的消息告訴所有人。

天啊！小老闆不是結婚了嗎？他怎麼敢光明正大的帶著小三來上班啊？

這個八卦消息在短短幾分鐘內傳遍了公司上下，許多人都開始猜想能夠讓小老闆不畏外界眼光、光明正大帶出來的小三到底是何等美人。

丁小瑜和丁子帆搭電梯來到業務部的所在樓層，一進到辦公室就看到許多人正打量著他們，當然，更多視線是放在丁小瑜的身上。

丁小瑜早已習慣讓人盯著看，倒也不覺得不自在，反而大大方方的對眾人回以微笑。

那抹笑，把業務部裡不少男員工迷得七葷八素的，過了許久都還在回味那一眼的風情。

「啊！果然是美人啊……」戴著一副黑框大眼鏡的王鐵勝，感覺自己被那回眸一笑給擊中了心房。

他的好哥兒們劉英華也面帶欣賞，但還是實際多了，他拍了拍王鐵勝的肩膀說道：「再美也只能看不能動啊！那可是小老闆的女人，就算是個小三也不能出手，了解嗎？」

「就是看看也不行啊！」王鐵勝看著小老闆辦公室那已被關上的門板，心中不免有些悵然。

辦公室裡不少人都像他們兩個一樣聚成了小團體，討論的重點也全都放在丁小瑜身上，雖然褒貶不一，但是對於丁小瑜的外貌倒是一致的肯定。

辦公室裡，丁小瑜一臉悠閒，而丁子帆則像隻暴躁的公雞，走來走去的怎麼都冷靜不下來，他口氣不善的唸道：「我還是覺得妳是在胡鬧，妳以為跑業務很簡單嗎？就算真的讓妳拉成功好了，接下來廣告製作什麼的又是另一問題，到時候廣告成效不好，妳知道要怎麼面對客戶嗎？」

她默默的在心中給予他同情，想來這些問題應該都是他曾經遭遇過的吧？畢竟她哥其實對科技技術領域有興趣，喜歡幕後工作，對這些應酬商場往來很不擅長。不過她卻沒把他所謂的困難放在心上。

原本的丁小瑜就是個公認的千金小姐，除了花錢玩樂簡直一無是處，但她可不是，她之所以能夠從社會底層一路往上爬到各家公司競相挖角的超級業務員，就一定有她獨特的手段，人脈、創意、執行力還有優秀的業務能力，種種技能讓她不管轉戰哪一種行業都能夠嶄露頭角。

那還是她是一個孤兒的時候都能夠做到的事情，現在換了一個身分，成了要人脈、要資金什麼都有的富家千金，如果還連這一點小事都做不好，豈不是成了一個大笑話？

只不過這樣自信滿滿的話現在可不能說，況且她這麼急著進公司工作也不是想要

展現她優秀的工作能力。

丁小瑜衝著他微微一笑，拿起他桌上的琉璃紙鎮把玩，淡淡地說道：「那我要是做成了呢？」

「什麼做成了？」丁子帆不耐煩的看著她。

「我是說，假如我在一定時限內替公司拉到了大客戶，又做了不錯的案子的話，你能給我什麼獎勵？」

他嘲諷的瞅著她，同時毫不留情的道：「就妳？拜託，不管給妳多久時間都不可能！」

丁小瑜完全不以為意，依舊笑咪咪的。「如果有可能呢？要不要來賭賭看？」

丁子帆從來沒見過她這樣有自信的模樣，心裡正盤算著她到底是真的有自信還是在故弄玄虛的時候，她輕飄飄的一句話瞬間就讓他下定了決心——

「你不敢嗎？」

「有什麼好不敢的！我賭了！」他看著她冷笑。「要是兩個月內妳能夠拿到超過一千萬的訂單，我就認輸，反之……」

「反之自然是我輸了。」丁小瑜放下紙鎮，自信的勾起唇。「不過，要是我贏了，你必須要無條件答應我一件事。」

丁子帆不甘示弱的接道：「我贏的話，妳就要幫我付三個月的帳單，包括我所有的信用卡，而且不能向爸媽求救。」

「沒問題。」她毫不猶豫的應道。

兩人擊掌約定，各自用自信的眼光挑釁對方。

賭約成立後，丁小瑜馬上著手進行，她挑了兩個人當助理，開始進入她習慣的工作模式，晚上積極的翻看資料，早上則是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兩個助理討論，但卻不像其他業務積極的去接觸廠商，讓丁子帆更覺得勝券在握。

只是他的自信才維持了不過一個星期，就在下星期一固定的早晨會報時，被站起來匯報業務進度的丁小瑜給狠狠甩了一個耳光。

「這一週，我們小組總共簽了三個案子，一家汽車公司、一家連鎖餐飲公司，還有一家組裝家具公司，分別是七百萬、五百萬和五百萬的金額，等合約確定無誤走完程序，就算完成簽約，接著要進行後期的準備工作。」

丁小瑜這天將一頭長髮鬆鬆的在腦後盤了一個髮髻，穿著一襲貼身的白色高領毛衣，底下配著吊帶高腰鐵灰色鉛筆裙，勾勒出她凹凸有致的線條和一雙筆直的長腿，讓不少男同事在聽到她報出一連串的數據前，幾乎都沒辦法把注意力從她的身上移開，部分女同事則是暗暗羨慕嫉妒，當然也有更多人暗暗嫌棄。

一個靠著小三這個身分空降當主管的女人，有什麼能耐？

但在她報告完畢後，眾人都傻眼了，甚至感覺臉被打得很痛。

丁子帆震驚的站起身。「不可能！這幾家公司並沒有和我們接觸過……對吧？」

他轉頭看向助理，見助理輕輕點頭後，更覺得不可思議。

丁小瑜摘下臉上戴著的無鏡片黑框眼鏡，露出簡單粉嫩的妝容，淺笑道：「的確，這幾家並沒有主動和公司接觸過，也沒有提出比案之類的要求。」

在一旁早已激動難耐的王鐵勝連忙站起來補充說明，「是的，這全都是組長的功勞，是組長親自打電話和這幾家公司接洽，並且主動提出提案，我和另外一位組員都可以作證。」

丁子帆黑著一張臉，說了一句明白了，又再說了一句不錯後就宣布散會，其他與會人員全都面面相覷，不明白公司難得拿下別家公司的案子，怎麼小老闆卻一副不高興的樣子？

丁小瑜自然明白他心中的糾結，她輕笑了聲，收拾好資料後，愉悅的對著大家道：「對了，我初來乍到，之前又忙著適應環境，沒機會好好認識大家，要不今天晚上大家聚一聚，當做迎新和慶功，我請客，如何？」

美女邀請，許多人自然是歡欣鼓舞，就算是一些看她不順眼的人也都笑著回應，至於到時候會不會到場那又是一回事了。

丁小瑜也不戳破這些人的客套話，轉身就往丁子帆的辦公室去，留下王鐵勝和劉英華兩個組員去應付其他人好奇的查探。

沒辦法，除了集團其他子公司介紹過來的案子，他們不知道已經有多久沒有接過外面其他公司的案子，更別說每一個都破百萬，她這個一看就像花瓶的正妹一來馬上就打破了這樣的僵局，怎麼讓人不好奇？

丁小瑜敲了敲門後便自行打開門走了進去，得意又張揚的笑問道：「一千七百萬，這場賭約，該有人願賭服輸了吧？」

晚上，為了不要讓公司其他同事覺得和自己很有距離，丁小瑜並未選擇在高檔餐廳舉辦迎新兼慶功宴，而是挑了一家中上的吃到飽餐廳，並訂了一間小包廂。她只在開始的時候和幾個人寒暄了幾句，就安靜的坐在一邊吃東西，其他人見她不主動說話，也三三兩兩自己找了位子坐下吃東西，不去打擾她，畢竟難得有人請客，他們不過就是普通上班族，自然要一次認真吃個夠本，只不過總是會有例外。

丁小瑜隨意吃了點東西，就起身去洗手間補妝，沒想到人才剛出洗手間，就看到一個短髮的女人站在門口，看樣子像是在等人。

她微微一笑，正打算無視她走過去，然後毫不意外的聽見了她喚住她的聲音。

丁小瑜回過頭看著對方。「怎麼了，找我有事？」

她看著眼前的短髮女人，很快的就把記憶裡她的資料調了出來。

王詩詩，丁子帆的祕書兼前女友，也是目前丁子帆夫妻倆老是吵架的原因之一。

「我……我是想說，小老闆已經結婚了，妳公然和一個已婚男人這麼親密，真的很不好，我……」王詩詩本來是想站在道德的制高點好好勸說丁小瑜的，但是不知怎地，被她那雙眼睛一看，話竟說得結結巴巴，氣勢馬上就弱掉了。

丁小瑜不怪她把自己和丁子帆兩個人做這種不正當的聯想，因為進公司這段時間，

她並沒有自報中文姓名，只說了英文名字讓其他人方便稱呼，在公司時更不會對著丁子帆喊哥，偶爾一些親密動作如勾手或者是搭肩什麼的，自然讓人看起來就曖昧了許多。

至於王詩詩身為丁子帆的前女友卻認不出他的妹妹這一點，丁小瑜也覺得一點都不奇怪，誰教原本的丁小瑜整天愛扮純，弄了奇怪的娃娃頭遮住臉形不說，還不知道從哪裡學了奇怪的淡妝，一層又一層的亂抹，致力要畫出清純的感覺，卻把自己搞得俗豔不堪，生生把一個美人弄成了路人，而王詩詩又沒見過原本的丁小瑜幾次，自然是認不出來。

丁小瑜輕笑，往前踏了一步，略抬起下巴，嘲諷的望著她。

「話說回來，妳是用什麼身分來跟我說這句話？」她把玩著幾縷落在耳邊的髮絲，又反問道：「還有，公然和一個已婚男人搞親密，和私下做手腳往一個已婚的男人身邊貼，到底哪個比較差勁，妳覺得呢？」

嘖！賤人就是矯情！明明自己處心積慮的要當小三，還見不得別人當小四啊！王詩詩聽出她意有所指，不自覺退了一步，嘴唇微微輕顫，眼裡也帶著些許驚慌。

「妳、妳說什麼，我只是看在大家都是同事的分上，好心……」

丁小瑜冷嗤一聲，故意拉長音道：「喔——好心啊。」

王詩詩連忙點頭附和，尷尬的笑道：「我就是好心提醒，畢竟大家都在同一間公司工作，要是傳出什麼流言不太好。」

丁小瑜點點頭，隨即笑容一斂，冷哼一聲後斥道：「管好妳自己吧！還以為我什麼都不知道？要不是丁子帆露出了馬腳，妳以為我幹麼非來這間小公司啊？妳都想破壞人家家庭當小三了，在我面前裝什麼聖人，我呸！看了就噁心。」

王詩詩被這麼一罵，臉瞬間漲得通紅，過了好一會兒才擠出話來，「妳妳……妳怎麼能這樣說話呢？」

「為什麼不能？」丁小瑜本來就有身高優勢，再加上她今天穿著高跟的綁帶短靴，硬是讓她比穿著低跟皮鞋的王詩詩高了一大截，搭上她藐視人的氣勢，讓王詩詩再次無話可說。

丁小瑜譏諷的想著，看來王詩詩也就玩一些小手段還行，但這種小伎倆她根本不放在眼裡，不過羞辱人她從來不會只做半套，於是她輕柔一笑，伸手拍了拍她的臉頰，微傾身向前在她耳邊道：「別以為沒有人知道妳玩的那些把戲，妳如果還想保住工作，最好給我安分點，要不然我要是不整死妳，我就對不起我的名字！聽清楚了嗎？」說完，她輕蔑的掃了她一眼，便頭也不回的走了。

留下王詩詩憤然又害怕的直瞪著她的背影。

這一場洗手間外的鬧劇，隨著兩個主角的離開而散場，下一秒，男用洗手間裡緩緩走出一抹高大的身影，若有所思的看著那兩人離去的方向。

肖鵬勾起一個饒富興味的笑容，尤其是那個一直只看見背影的女人，讓他莫名起了好奇心。

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副面容才能配得上那樣囂張的語氣和張揚的個性？

等候在外的唐助理看著自家老闆對著那兩個女人離去的背影出神，自以為揣摩到

了什麼，低聲問道：「是不是要去查查看？」

「不用。」肖鵬馬上拒絕，沒有半分遲疑。

如果他們有緣，總會再見面的，畢竟只是一個萍水相逢的女人而已，還不值得讓他花費心力去查。

只是這種期待的感覺……呵，似乎已經許久不曾有過了呢！

Crescent